

安·兰德  
和她创造的世界

A N N A R A N D

(美) 安妮·C.海勒 著 启蒙编译所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安·兰德  
和她创造的世界

A Y N

A N D

(美) 安妮·C.海勒 著 启蒙编译所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AYN RAND AND THE WORLD SHE MADE

by Anne C. Heller

Copyright © 2009 by Anne C. Heller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5 years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3-033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兰德和她创造的世界 / (美)海勒 著;启蒙编译所  
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

书名原文: Ayn Rand and the World She Made

ISBN 978-7-5495-6690-7

I. ①安… II. ①海… ②启… III. ①兰德, A. (1905 ~  
1982) — 传记 IV. ①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4143 号

出品人:刘广汉

策划:汪宇 周媛媛

责任编辑:熊慧 魏东

装帧设计:赵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882/883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 13188 号 邮政编码:256401)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33.25 插页:16 字数:450千字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78.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For David Harter de Weese

阿拉斯,你要知我所言:“做你想做的事,可是首先要做能想的人。”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5年

## 前 言

1982年,安·兰德在她位于纽约玛瑞山(Murray Hill)的公寓中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她在我生活的城市讲学、著述,度过了她最后三十年的岁月。对我而言,她是一种耳熟能详的存在,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她创作的小说我当时只知道两部,一部是《源泉》,另一部是《阿特拉斯耸耸肩》。在缺乏可靠根据的情况下,我想当然地认为这两本小说属于粗制滥造之作或宣传材料。这两本小说对我的一些熟人产生了一种令人困惑不解的影响,他们开始谈论“赚到的东西和没有赚到的东西”、“自由市场与自由思想”以及一个名叫约翰·高尔特的个人主义主人公。此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移居纽约的时候,我一直在埋头阅读E. L. 达科特罗(E. L. Doctorow)、J. M. 凯恩斯(J. M. Keynes)和利脱·马格仁斯(Little Magazines)的著作。

就这样,与安·兰德的大多数读者不同,我邂逅她的著作时并非一个黄毛丫头,而是已经年届不惑。当时,我在一家金融杂志社任编辑。苏兹·奥尔曼是一个投稿者,他给我看了一个两千字的段落。这个段落就是弗兰西斯科·德安克尼亚著名的“金钱演说”,出自《阿特拉斯耸耸肩》。“那么你们认为金钱是万恶

之源?”作为资本家的主人公弗兰西斯科向一群“新政”类型的说客及官僚发问道：“你们曾经追问过什么是金钱之源吗?”在某种程度上，兰德的回答是这样的：金钱是一个社会的“工具和符号”；这个社会建立在相互自愿的贸易之上，而非强制劳动、政府职责或战争之上。“但金钱只是一种工具，”她写道，“它可以把你带到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但它不会取代你成为驾驭者。它会赋予你满足自己欲望的手段，但它不会赋予你欲望。”奥尔曼作了如下注释：这就是她在我正在编辑的随笔中试图加以表达的东西。

xii 这个段落以一种让我吃惊的方式为无限的财富辩护。这种辩护方式合乎逻辑，具有独创性和复杂性，虽然略显傲慢，但写得很美。我了解到，兰德经常用这一长段来测试潜在的新信徒的智力与文学敏感性。接受过测试的人中有艾伦·格林斯潘，他是她最著名的信徒。接下来，我狼吞虎咽地阅读了她的小说。再后来，我又阅读了她的演说、随笔、信件、日记、电影剧本和剧院剧本（第439页有一个收录了她所有已出版著作的清单）。虽然有很多疑问和保留意见，但我还是成了她的一个热烈崇拜者。

尽管兰德几乎没在大学里教过书，但那些多为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新读者总是能搞到她的书。《源泉》（1943年出版）与《阿特拉斯耸耸肩》（1957年出版）一年能售出三十多万本，堪与畅销书匹敌。大萧条几乎是《阿特拉斯耸耸肩》的背景。最近，在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中，她最后且最雄心勃勃的一本书的销量几乎翻了三倍。在美国，这两本书共售出了一千三百多万本。

由于兰德的大多数读者是在其成长期和她的著作邂逅的，因而深受她影响的美国人多达三代。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她著作中引发争论的主题和生动、浪漫的场景令她声名鹊起。在五六十年代，她吸引了一个年轻的右派崇拜者群体。在七八十年代，她不仅成了自由主义的指导者，也成了白宫经济政策的指导者。1991年，在国会图书馆与每月一书俱乐部（Book-of-the-Month Club）共同发起的一次调查中，美国人称《阿特拉斯耸耸肩》是对他们生活影响最大的书之一（仅次于《圣经》）。1998年，现代图书馆（Modern Library）请读者列举二十世纪一百

部最伟大的著作。在排行榜上,《阿特拉斯耸耸肩》位列第一,《源泉》位列第二,《颂歌》位列第七,《我们活着的人》位列第八,排在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愤怒的葡萄》和《尤利西斯》之前。她为极端个人主义和作为资本家的一种德性的自私进行了辩护,这为她赢得了当代许多公开的拥护者。这些拥护者不仅包括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前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参加了2008年总统竞选的众议员罗恩·保罗,自由党创建人约翰·哈斯普斯,《华尔街日报》主笔斯蒂芬·摩尔,艾伦·格林斯潘,甚至还包括了克里斯·马修斯。克里斯·马修斯是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新闻评论员、开明的众议员泰普·奥尼尔(Tip O'Neill)的前行政助理。《福布斯》与《财富》曾正式将兰德称为硅谷年轻的创业者、游戏理论家、国际象棋大师们的女英雄。然而,她并不处于美国受人尊敬的自由实践者和社会批评家之列。不仅如此,在她去世二十五年后,她小说的大部分读者已经对她知之甚少。

xiii

兰德不仅出生在俄国,就连她的气质也是俄国式的。她出生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期间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当布尔什维克革命颠覆她的家乡圣彼得堡时,她才十二岁。不仅如此,布尔什维克革命还导致她的家庭南逃,使她重新陷入贫困,忍饥挨饿。虽然在读者的印象中,她的性格和主题无疑是美国式的,但构成了她最好、最出名著作基础的,却是她对俄国专制的仇恨。她的信徒曾经常声称,她在精神上生而为一个美国人,只是在其成长岁月里,才陷入一块黑暗、异己的斯拉夫土地。我曾试图论证俄国、犹太的文化与历史是如何为她的性格和著作赋予最有趣的特征的。

1926年,兰德从苏俄移居美国。当时,她的英语水平并不高,却要从事写作事业。她早期在美国虽然颇为艰难,但并没有后来声称的那么不堪。在《阿特拉斯耸耸肩》的一篇后记里,她写道:“没有人帮我,并且我也不认为有人有责任帮我。”实际上,很多人帮过她。我不仅调查出她与很多合作者有联系,也调查出她与其所处时代的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作家有联系。

回望美国工业巨子镀金时代,兰德想成为那样一种美国乌托邦的设计师,但



就像很多俄国前辈那样,她是一个非常敏锐的社会批评家,而非一个空想家。作为自由美国经济、政治假说的解构者,她凭借二十世纪俄国历史的背景而受到重视,显示出惊人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她关于合理的自私、利己主义和不加管制的资本主义的自信计划,她发现并戳穿怯懦、不公、伪善的能力与其意识形态对手查尔斯·狄更斯一样犀利,一样强烈。

和狄更斯一样,兰德的艺术也属于情节剧的艺术。事实上,她是一位阐释二十世纪社会冲突的十九世纪小说家。在富有和贫穷、政府权力与自治权、安全与自由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的今天,她的小说和她最好的随笔,都很值得一读。

由于我并不拥护安·兰德的思想,加利福尼亚州欧文的安·兰德学会拒绝让我查阅那里保存的兰德资料,其中包括她未发表的信件和日记、大事年表、照片及其他文件。尽管如此,我仍然能够给她的生平记录增添许多新内容。一个俄罗斯的研究组在俄罗斯政府档案馆进行过详尽的研究,提供了很有料的新信息,记述她的犹太人双亲和祖先在排犹主义的俄罗斯帝国生活,自由受到限制;她早年在圣彼得堡和克里米亚接受教育,以及她在俄国革命期间的经历。这些年我听了安·兰德研究所档案员提供的演说、采访和讲座的六份未公开发表过的磁带录音,还前所未有地取得了长达四十小时的磁带录音,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芭芭拉·布兰登关于兰德生平的访谈记录,它们都详细地描述了这位作家的童年和麻烦不断的青年时代。《信息自由法》文件清楚说明了 she 来到美国最初几年的情况等等,并有助于解释她为何在 1929 年这个时间与丈夫弗兰克·奥康纳结婚。记者杰夫·沃克和收藏家马克·施瓦布让我听了兰德的朋友的私人访谈录音,时间跨度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许多人现在已去世,他们的评论暗示了兰德性格的一些新侧面。我对兰德目前在世的美国亲属、密友、雇员和论敌进行了五十多次访谈,他们多数年长,其中包括与她以前的门徒兼情人纳撒尼尔·布兰登的三次长时间访谈。我阅读了写给兰德的信件原稿和有关其追随者的信件原稿,以及存放于国会图书馆的兰德的四部小说的草稿和长条校样,更深入地了解了她。这些信件存放在各地的图书馆和档案收藏室:

好莱坞、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特区、阿拉巴马州的奥本、亚利桑那州的斯科茨代尔、犹他州的普罗沃、印第安纳州的布卢明顿和爱荷华州的西布兰奇。

兰德精力充沛、努力奋斗、才华横溢、恃才傲物而冷酷无情，如她笔下的主人公们一般有精深的造诣，最终却自我毁灭。我们在相信她的思想之前，必须先理解她。

安妮·C. 海勒

2009年2月

## 目 录

前 言..... i

- 第一章 “十月革命”前的岁月(1905-1917)..... 1
- 第二章 抢劫者(1917-1925)..... 24
- 第三章 思考的自由(1926-1934)..... 57
- 第四章 我们与我们的兄弟不一样(1934-1938)..... 88
- 第五章 《源泉》(1936-1941)..... 116
- 第六章 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灵魂(1939-1942)..... 134
- 第七章 金钱(1943)..... 162
- 第八章 声望(1943-1946)..... 175
- 第九章 高峰与低谷(1946-1949)..... 200
- 第十章 手段与目标(1950-1953)..... 234

第十一章	不动的行动者(1953-1957)	262
第十二章	《阿特拉斯耸耸肩》(1957)	288
第十三章	公共哲学家(1958-1963)	308
第十四章	透支(1962-1967)	334
第十五章	非此即彼(决裂)(1967-1968)	369
第十六章	以我们最崇高的名义(1969-1982)	400
后 记		427
致 谢		431
缩略词		435
精选文献		439
许可声明		453
索 引		457

## 第一章 “十月革命”前的岁月(1905-1917)

如果人生可以拥有主题歌的话,我相信每一种有价值的人生都会有一首。我的主题歌是一种宗教,一种迷恋。它或许是一种狂热,又或许是个个人主义这个词所表达的一切东西。我与那种迷恋相伴而生,我不曾看到,并且我现在也不知道,一种更有价值、更被误解、看上去似乎更绝望、更可悲地匮乏的理想。但是,不妨称为宿命或嘲讽吧,地球上那么多的国家,我却出生在最不适合一个自由主义狂热者生存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俄国。

——自传草稿,1936年

当安·兰德五十二岁,离开她在俄国的出生地长达三十年并即将驰名世界时,她这样概括自己精巧复杂、富于创造且理性的世界:“究其本质,我的哲学是作为一种勇敢存在的人的观念。这个人自己的幸福是他生活的道德目的,丰富的成就是他最高贵的工作,理性是他唯一的神。”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将永远不会有独裁者、神、善意的责任感来剥夺安·兰德这位天才的个人道德权利,让她无法在她自己的明亮灯光指引下生活。

兰德概括的世界不是她生于其中的那个世界。安·兰德原名阿丽萨·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1905年2月2日出生在圣彼得堡。她是一个俄籍犹太人,而圣彼得堡则是欧洲大陆上最反犹、政治上最分裂的国家的首都。她后来说,她厌恶俄国的一切。这当然不是真的,因为她终其一生都喜欢俄国古典音乐和俄国糖果。不过,她的确痛恨她少年时代俄国消极、残暴和原始的宗教虔诚。

她完全有理由仇视这些东西。她出生时,1905年革命刚刚过去三个星期。1905年革命是一场虽然短暂但却血腥的起义。那是一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上午,多达三万名工厂工人及其家属、工会组织者、学生步行到冬宫请愿,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在沙皇的全能政府中发挥作用。之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万两千名骑兵向他们开火了。请愿的领导者是一个名叫加彭神父的俄国东正教教士,据说很多请愿者是在祈祷中被枪杀的。这场大屠杀不仅引发了遍及圣彼得堡的数天骚乱,而且还为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革命准备了条件。和1905年革命不同的是,“十月革命”并没有以对起义领导人的迅速、残暴的消灭而告终,而是以革命性的一击而告终。这革命性的一击不仅震撼了世界,还塑造了安·兰德的世界观。

1905年1月,兰德的父母分别是三十四岁和二十五岁,他们刚结婚九个月。他们的新公寓在扎巴尔干斯基街(Za-balkanshii Prospekt)一家药店的上面,在公寓内即可听到枪声。当天晚上,正是在这条街上,马克西姆·高尔基主持了圣彼得堡自由知识分子会议。在会议上,高尔基宣布:“俄国革命已经开始。”兰德的父亲原名泽尔曼·沃尔夫·扎哈洛维奇·罗森鲍姆(Zelman Wolf Zakharovich Rosenbaum),但在家庭之外却以他名字的非犹太变体吉诺菲为人所知,是一个药剂师,也是他们家楼下药店的经理。她的母亲名叫卡娜·博尔克夫娜·卡普兰,以安娜这个名字为人所知。她很平凡,但自觉追求时髦,曾经通过训练成为一名牙医,但结婚怀孕后就不再干了。

到安·兰德出生的时候,扎巴尔干斯基街和周边街道已经恢复了平静。但这种平静只是一种错觉。整个俄国,遍及俄国延伸到南方与东方的辽阔疆域,大

规模工人罢工、反沙皇农民起义、反犹太暴力正在爆发。这种状况一波接着一波,一直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时,为了反对德国人,这个国家暂时团结起来。从1915年到1919年,这种状况再度爆发,并且更加猛烈,整个国家被撕裂,人们陷入饥饿。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及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然后结束流放的领导人,连同流亡到欧洲随后归来的领导人,赢得了一批追随者。

在这些年里,作为一个犹太人是危险的。随着经济恶化和沙皇越来越多地采取镇压手段,大众愤怒的压力常常落到俄国五百万犹太人身上。长期以来,如同欧洲其他地方,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宫廷,犹太人被认为是与金钱经济、城市化、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等异教观念联系在一起的。鉴于俄国有惧怕现代性以及强烈的反犹传统,犹太人成了现成的替罪羊,沙皇、地主和警察轻而易举就能把工人和农民因为贫穷、无权而产生的仇恨转移到犹太人身上。

对圣彼得堡以外的犹太人来说,这一时期给他们带来了中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反犹暴力。仅仅在1905年秋天,也就是兰德不到一岁的时候,对犹太人的屠杀就发生了六百九十起,被杀害的犹太人多达三千人。在发生于克里米亚(兰德及其家人1918年曾迁居到那里)的敖德萨的一起屠杀中,被杀害的犹太人达八百人,另有十万犹太人失去了家园。据说,沙皇的警察曾经向那些大多不识字的俄国东正教暴徒提供了武器和伏特加酒。

圣彼得堡远离屠杀、相对安全,这也是罗森鲍姆夫妇迁居那里的原因之一。但就连圣彼得堡也有复杂的官方反犹形式。到了1914年,限制犹太人活动的法规长达近千页,从事任何一种没有获得明确许可的活动都是犯罪。数十年来,凡是从事对沙皇没用的职业的犹太人都被挡在了圣彼得堡之外。多数情况下,不具备资格的犹太人连来圣彼得堡待一晚也不行。按照法律,犹太人不得超过圣彼得堡人口的百分之二,居住证必须每年更新一次。为了逃避检查,犹太人常常改名换姓。犹太人和他们的家一直是警察搜查的对象。俄国栅栏区是犹太人居住区的一个大棋盘,它包括立陶宛大部分、拉脱维亚和波兰,那里贫穷屠杀肆虐,

而兰德的父亲就出生在那里。他就以泽尔曼、泽门(Zalman)、吉诺菲等名字为人所知。他似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名药剂师,因为这是一种可以让犹太人相对自由地进入圣彼得堡的职业。但由于法令狡诈多变,给了沙皇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因而逮捕与(或)流放一直威胁着犹太人。

4 兰德正是在这种不稳定且常常是可怕的氛围中长大的。她是吉诺菲这个有前途的药剂师及其严守教规、野心勃勃的妻子的三个女儿中最大的一个。安娜后来以一系列浅薄、恶毒的人物形象出现在兰德的小说中。兰德两岁半的时候,她的大妹妹娜塔莎出生了。兰德五岁的时候,她最小、最喜爱的妹妹埃莉诺拉(被叫作诺拉)降生到这个家庭。

1910年,诺拉出生的时候,吉诺菲的事业已经取得了发展,他成了一家更大、更靠近市中心位置药店的经理。扎巴尔干斯基药店以及几条街外、吉诺菲结婚前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一家药店,这两家药店的所有者是安娜·罗森鲍姆的妹妹多布鲁利娅·卡普兰及其丈夫叶泽基利·康海姆。那家名为亚历山德罗夫斯卡亚(Aleksandrovskaia)的新药店的店主是一个德国商人。这个德国商人名叫亚历山大·克林格,信奉基督教新教路德宗,蜚声业界。克林格的商店在涅瓦大街兹纳缅斯卡亚广场(Znamenskaya)对面。涅瓦大街是彼得大帝为容纳其镇压十八世纪叛乱的骑兵和火炮而修筑的主干道,辉煌灿烂,特别宽阔。刚刚跻身于犹太中产阶级的吉诺菲和他的妻女迁居到紧挨着药店的二楼的一所宽敞、舒适的公寓里。安娜另一个妹妹的丈夫是个富有的医生,名叫伊萨克·顾萨奇科,他们和两个女儿住在三楼。兰德一家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然后他们逃离了这个饥饿的城市,逃到了克里米亚。

二十世纪最初十年,像兰德这样一个从小就聪明、自主、孤独的孩子一定很难养育。抛开暴力与混乱不提,这十年崇尚虚饰、对家庭的忠诚和女性艺术,整个氛围是维多利亚式的,与她的气质格格不入。早期记忆里,她曾在这些问题上受到母亲的无理对待。母亲在家中居支配地位,有时候甚至是“一个暴君”。据兰德回忆,他们一家搬到涅瓦大街公寓期间,兰德和妹妹曾被送到邻近的姨妈和



姨夫(可能是康海姆夫妇)家中暂时待着。等她们回到了新家,兰德向妈妈表示想要一件她的表姊妹穿的那样一件半长罩衫。安娜·罗森鲍姆拒绝了。五十年后,兰德回忆道,她妈妈不赞成给孩子们穿半长罩衫或其他时髦服装。安娜那时正在奉茶,可能是为了试验一下,她向妈妈要一杯茶喝。妈妈再一次拒绝了,说孩子不喝茶。尽管在当时,这位正在萌芽的逻辑学家可能多少会赢得辩论,但她忍着没有辩驳。实际上,她自问,为什么他们不让我拥有我想要的东西?她下定决心:终有一天我会拥有它!尽管她一生都认为自己当时只有三岁,但其实她要么四岁半大,要么已经五岁了。究其实质,她在四五十岁着手创造的复杂而富有争议的哲学体系,既是对她自问的问题的回答,也是对她的决心的纪念。这种体系最著名的表达是成为其第二本非小说类文学作品标题的一句短语,这部作品就是1962年出版的《自私的德性》。

兰德最早的记忆值得在这里描绘一番。兰德(未来的《阿特拉斯耸耸肩》的作者,这部小说的脉动被设置成一条美国大铁路的节奏)回忆道,她两岁半时曾和父亲并排坐在窗前,凝视着俄国的第一批街车。这些街车照亮了下面的林荫大道。1960年,她对一个朋友说,她的父亲当时正在解释街车的运转方式,她因为能听懂他的解释而感到高兴。然而当时她并不知道,修筑这条街车线的是美国威斯丁豪斯公司,这条街车线是四面楚歌的沙皇向圣彼得堡工人做出的一种友好的表示。这种表面上的巧合暗示,即使还在童年,兰德就表现出一种对美国资本主义明亮灯塔的喜爱。这种巧合以及其他类似的巧合在兰德的生活中比比皆是,后来成为她和信徒们编织她的传奇的丝线。

沙皇政权越来越丧失民心,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派和布尔什维克派为赢得俄国工人的拥护而竞争,罗森鲍姆一家则在这期间取得了成功。1912年,兰德的父亲成了克林格药店的合伙人。克林格的药店生意兴隆,不仅有克林格和吉诺菲,还雇用了六个助理药剂师、三个见习生和若干店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克林格将药店的全部所有权转让给吉诺菲。据推测,个中原因可能是随着俄国军队西进与德国军队作战,任何一个拥有德国名字的人在街上和